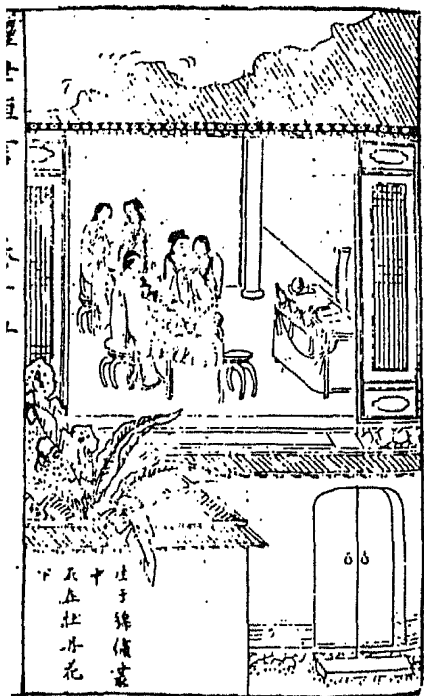


醒世恒言





第十五卷

赫大卿道恨鴛鴦落

皮包血肉骨包身

強作嬌妍誑惑人

千古英雄皆坐此

百年同共一坑塵

這首詩乃昔日性如子所作。單成那淫色自戕的論。來好色與好淫不同。假如古詩云一笑傾人城。再笑傾八國。豈不顧傾城與傾國。作人難再得此謂之好色。若是不擇美惡以多爲勝。如俗語所云石灰布袋到處留跡。其色何在。但可謂之好淫而已。然雖如此。在色中又有多般。假如張敞畫眉。相如病渴。雖爲儒

者所譏然夫婦之情人倫之本此謂之正色又如墮
妾美嫖倚翠偎紅金釵十二行錦障五十里櫻桃楊
柳歌舞擅場碧月紫雲風流妙麗雖非一馬一鞍畢
竟有花有葉此謂之衛色又如瑤營獻笑花陣鬪歌
露水分司身到偶然留影風雲隨偶顏開那借纔須
旅館長途堪消寂寞花前月下亦助懽娛雖市門之
遊豪客不廢然女間之造止人恥言不得不謂之邪
色主如上蒸下報同人道于獸禽鑽穴踰墻役心於
于鬼域偷暫時之歡樂爲萬世之罪人明有人誅幽
蒙鬼責這謂之亂色又有一種不是正色不是衛色

雖然比不得亂色却又比不得邪色填塞了虛空圓
套污穢却清淨門風係同神面刮金惡勝伴明澆並
遠則地府填單近則陽間業報奉勸世人切須謹慎
正是

不看僧面看佛面

休把淫心雜道心

說這本朝宣德年間江西臨江府新淦縣有個監生
姓蘇名應祥字大卿爲人風流俊美落拓不羈專好
的是聲色二事遇着花街柳巷舞榭歌臺便流留不
捨就當做家裡一般把老大一個家業也弄去了十
之三四渾家陸氏見他恁般花費苦口諫勸蘇大卿

到道老婆不賢時常反目因這上陸氏立誓不管領
着三歲一小孩子喜兒自在一間淨室裡持齋念佛
由他放蕩一日正值清明佳節赫大卿穿着身華
麗衣服獨自一個到郊外踏青遊散有宋張詠詩爲
証

春遊千萬家

美人顏如花

三三兩兩映花立

飄飄似欲乘州俊

赫大卿只揀婦女叢聚之處或前或後往來搖尾
弄風流希圖要逢着個有緣分的作人不想一無所
遇好不敗興自覺無聊走向一個酒館中沽飲三五

上了酒樓揀沿街一副座頭坐下。酒保送上酒餚。自斟自飲。倚窓觀看遊人。不覺三盃兩盞。吃勾半醉。起身下樓。算還酒錢。離了酒館。一步步任意走去。此時已是未牌時分。行不多時。漸漸酒湧上來。口乾舌燥。思量得盞茶來解渴便好。正無處求覓。忽擡頭見前面林子中。旛影搖拽。簾韻悠揚。料道是個僧寮道院。心中歡喜。卽作趨向前去。抹過林子。顯出一個大庭院來。赫大卿打一看時。週遭都是粉牆包裏。門前十來株倒垂楊柳。中間向陽兩扇八字牆門。上面高懸金字扁額。寫着非空庵三字。赫大卿點頭道。常聞得

人說城外非空庵中有標致尼姑。只恨沒有工夫未
曾見得。不想今日起了這便。卽整頓衣冠。走進庵門。
替東一條鵝卵石街。兩邊榆柳成行。甚是幽雅。行不
多步。又進一重牆門。便是小小三間房子。供着韋馱
尊者。庭中松栢參天。樹上烏聲。嘈雜。從佛背後轉進。
又是一條橫街。大柳徑望東首行去。見一座雕花門。
樓雙扉緊閉。上前輕輕扣了三四下。就有個垂髫女
童。呀的開門。那女童身穿緇衣。腰繫絲絲。打扮得十
分齊整。見了赫大卿。連忙問訊。大卿還了禮。跨步進
去看時。一帶三間佛堂。雖不甚大。到也高敞。中間三

尊大佛、相貌莊嚴、金光燦爛。大卿向佛作了揖，對女童道：煩報令師說，有客相訪。女童道：相公請坐，待我進去傳說。須臾間，一個少年尼姑出來，向大卿稽首。大卿急忙還禮，用那雙開不開合不合慣，輸情專賣。俏軟、騷、騷的、俊眼、仔細一觀。這尼姑年紀不上二十，面龐白晳如玉，天然鬢冷，鬚格非凡。大卿看見，恁般標致，喜得神魂飄蕩。一個揖作了下去，却像初出鍋的糍粑，軟軟做一場頭也，伸不起來。禮罷，分賓主坐下。想道：今日撞了一日，並不曾遇得个可意人兒。不想這所在，到藏着如此妙人。須用些水磨工夫，揀撥他。

不怕不上我的鈎兒。大卿正在殿中打點草稿。誰知那尼姑亦有此心。從來尼姑庵也有個規矩。但凡客官到來。都是老尼迎接答話。那少年的如閨女一般。深居簡去。非細相熟的主顧。或是親戚。方纔得見。若是老尼出外。或是病臥。竟自辭客。就有非常勢要的。立心要來認那小徒。也少不得三請四喚。等得你個不耐煩。方纔出來。這個尼姑爲何挺身而出。有個緣故。他原是個真念佛。假修行。愛風月。嫌冷靜。恁恨出家的主兒。偶然先在門隙裡張見了大卿。這一表人材。到有幾分看上了。所以挺身而出。當下兩隻眼光。

就如針兒遇着磁石緊緊的攝在大卿身上笑嘻嘻的問道相公尊姓貴表府上何處至小廝有甚見諭大卿道小生姓赫名大卿就在城中居住今日到郊外踏青偶步至此久慕仙姑清德順便拜訪尼姑問道小尼僻居荒野無德無能謬承枉顧蓬草生輝此處來往人雜請裏面軒中行茶大卿見說請到裏面吃茶料有幾分光景好不歡喜仰起身隨入行過幾處房屋又轉過一條迴廊方是三間淨室收拾得好不精雅外面一帶都是扶欄庭中植梧桐二樹修竹數竿百叢花卉紛紛輝映但覺香氣襲人正中間供

白描大士像一軸古銅爐中香烟繚繞下設蒲團一
坐左一間放着朱紅厨櫃四個都有封鎖想是收藏
經典在內右一間用圓屏圍着進入看時橫設一張
桐栢長書桌左設花藤小椅右邊靠壁一張班竹榻
兒壁上懸一張繡紋古琴書桌上筆硯精良紙塵不
染側邊有經卷數帙隨手拈一卷翻看全書小楷字
體摹倣趙松雪後註年月下書弟子空照薰沐寫大
卿副空照是何人答道就是小尼賤名大卿反覆玩
賞誇之不已兩個隔着桌子對面而坐女童點茶到
來空照雙手捧過一盞遞與大卿自取一盞相倍那

手十指尖纖潔白可愛大卿接過啜在口中真個好
茶有呂洞賓茶詩爲証

玉葉旗槍稱絕品

僧家造法極工夫

兔毛甌浸香雲白

蝦眼湯翻細浪休

斷送睡魔離幾席

增添清氣入肌膚

幽叢白落溪崑外

不肯移根入上都

大卿問道仙菴共有幾位空照道師徒四衆家師年
老近日病廢在床當家就是小尼指着女童道這便
是小徒他還有師弟在房裏誦經赫大卿道仙姑出
家幾年了空照道自七歲喪父送入空門今已十二

年矣。赫大卿道：「青春十九正在妙齡，怎生受此寂靜？」空照道：「相公休得取笑。出家勝俗家數倍哩。」赫大卿道：「那見得出家的勝似俗家？」空照道：「我們出家人並無閒事纏擾，又無兒女牽絆，終日誦經念佛，文用一爐香，一壺茶，倦來眠紙帳，閒暇理絲桐，并不妄閒自在。在大卿道：「閒暇理絲桐彈琴，也得個知音的人兒在旁喝采方好。」這還罷了，則這倦來眠紙帳，萬一夢覺起來，沒人推醒，好不怕哩。」空照已如大卿下鈞舍笑，而應道：「魔殺了人，也不要相公催命。」大卿也笑道：「別的魔殺了一萬個，全不在小生心上，像仙姑恁。」

般高品，豈不可惜。雨下你一句，我一聲，漸漸說到分際。大卿道：「有好茶，再求另潑一壺來吃。」空照已會意思，便教女童去廊下烹茶。大卿道：「仙姑卧房何處？」是什麼紙帳也。得小生認一認。空照此時慈心已熾，按捺不住，口裏雖說道：「認他怎麼？」却早已立起身來，大卿上前擁抱，先做了個呂字。空照往後就走。大卿接腳，跟上空照，輕輕的推開後壁，後面又有一層房屋。正是空照卧處，擺設更自齊楚。大卿也無心觀看，兩個相抱而入，遂成雲雨之歡。有小尼姑曲兒為証。

小尼姑在菴中手拍着卓兒，怨命平空裏用下。

個俊俏官人坐談有幾句話聲口兒相應你貪我不捨一拍上就圓成雖然是不結髮的夫妻也難得他一個字兒叫做肯

二人正在酣美之處不提防女童推門進來連忙起身女童放下茶兒掩口微笑而去看看天晚點起燈燭空照自去收拾酒菓蔬菜擺做一卓與赫大卿對面坐下又恐兩個女童泄漏機聞也教來坐在傍邊相陪空照道菴中都是吃齋不知貴客到來未曾備辦葷味甚是有慢赫大卿道承賢師徒錯愛已是過分若如此說反令小生不安矣當下四人盃來盡去

吃到半醺，大卿起身，推至空照身邊，把手勾着頭兒，將酒飲過半盃，遞到空照口邊。空照將口來承，一飲而盡。兩個女童見他肉麻，起身迴避。空照一把扯道：「既同在此，料不容你脫白。」二人拌脫不開，將袖兒掩在面上。大卿上前抱住，扯開袖子，就做了個嘴兒。二女童年在當時，情實已開，見師父容情落得快活，四人摟做一團，纏做一塊，吃得個大醉，一牀而臥，相偎相抱，如漆如膠。赫大卿放出平生本事，竭力奉承，尼姑俱是初得，頭恨不得把身子并做一個。到次早，空照叫過香公賞他三錢銀子，買嘴。他莫要澀澁，又

將錢鈔教去買辦魚肉酒菓之類那香公平昔聞推
着這幾碗黃齏淡飯沒甚肥水到口眼也是盲的耳
也是聾的身子是軟的脚兒是慢的此時得了這三
錢銀子又見要買酒肉便覺眼明手快身子如虎一
般健走跳如飛那消一个时辰都已買完安排起來
款待大卿不在話下却說非空菴原有兩個男頭東
院乃是空照西院的是靜真也是個風流女頭手下
止有一個女童一個香公那香公因見東院連日買
辦酒肉報與靜真靜真猜莫空照定有些三不四
的勾當教女童看守房戶起身來到東院門口恰好

過見香公左手提着一個大酒壺右手拿個碗兒門
門出來兩下打個照面即問道院上往那里去淨真
道持鉢與師弟問話香公道既如此待我走去通報
前面一手扯住道我都曉得了不消你去打照面香
公破道着心裏一個臉兒登時漲紅不敢答應只得
隨在後邊將院門閉上跟至淨室門口高叫道西房
院上在此拜訪空照聞言慌了手脚沒做理會教大
智問在屏後起身迎住靜真靜真上前一把扯着空
照衣袖說道好阿出家人幹得好事敗壞山門我與
你到里正處去講扯着便走嚇得個空照臉兒就如

七八樣的顏色，染的一搭兒紅，一搭兒青，心頭恰像千百個鐵槌打的，一回兒上一回兒下，半句也對不出半步也行不動。靜真見他這個模樣，呵呵笑道：「師弟不消着急，我是要你，但既有佳賓，如何瞞着我，獨自受用，還不快請來相見。」空照聽了這話，方纔放心，遂令大卿與靜真相見。大卿看靜真姿容秀美丰采，動人年紀有二十五六上下，雖然長于空照，風情比他便更勝。乃問道：「師兄上院何處？」靜真道：「小尼即此葦西院。」咫尺便是。大卿道：「小生不知失於奉謁。」兩下間叙半晌，靜真見大卿舉止風流，談吐閑爽，發胖留鈴。

慙慙不捨嘆道天下有此美士師弟何幸獨擅其美
空照道師兄不須眼熱倘不見外自當同衆靜真道
若得如此佩德不淺今晚奉候小坐萬祈勿外說罷
卽起身作別回至西院準備酒肴伺候不多時空照
同赫大卿攜手而來女童在門口迎候赫大卿進院
看時房廊花徑亦甚委曲三間淨室比東院更覺精
雅但見

蕭酒亭軒清虛戶牖盡展江南煙景香焚真臘
沉檀庭前修竹風搖一派琅環聲簾外奇花日
照千層錦繡色松陰入檻琴書潤山色侵軒枕

寧涼

靜真見大卿已至，心中歡喜，不復叙禮，即便就坐。茶罷，擺上菓酒，看饌空，照推靜真坐在赫大卿身邊，自己對面相陪。又扯女童打橫而坐，四人三五兩盞，飲勾多時。赫大卿把靜真抱置膝上，又教空照坐至身邊，一手勾着頸項兒，百般旖旎。傍邊女童面紅耳熱，也覺動情，直飲到黃昏時分，空照起身道：「好做新郎。」明日早來賀喜，討個燈兒，送出門口自去。女童叫香公關閉門戶，進來收拾家火，將湯淨過手脚。赫大卿抱着靜真上牀，解脫衣裳，鑽入被中，酥胸緊貼，玉體

相偎。赫大卿乘著酒興，儘生平才學，恣意敷陳，把靜
真弄得喪喪現消骨酥體軟，四肢不收，委然帶上睡
至已牌時分，方纔起來。自此之後，兩院都買酒了，香
公輪流取樂。赫大卿淫慾無度，樂極忘歸，將近兩月
大卿自覺身子困倦，支持不來，思思回家，怎奈尼姑
正是少年得趣之時，那肯放捨。赫大卿再三哀告道
多承雅愛，實不忍別。但我到此兩月，有餘，家中不知
下落，定然着忙，待我回去，安慰妻孥，再來信奉，不遇
四五日之事，卿等何必見疑。空照道：「既如此，今晚備
一酌爲餞，明早任君回去，但不可失信，作無行之人。」

赫大卿設誓道若忘卿等恩德猶如此日空照即到
西院報與靜真靜真想了一回道他設誓雖是真心
但去了必不能再至空照道却是爲何靜真道是這
樣一個風流美貌男子誰人不愛況他生平花柳多
情衆地不少逢着便留戀幾時雖欲要來勢不可得
空照道依你說還是怎樣靜真道依我却有個絕妙
策兒在此教他無繩自縛成心塌地守着我們空照
連忙問計靜真伸出手疊着兩個指頭說將出來有
分教赫大卿

生于錦繡叢中

成在牡丹花下

當下靜真道今夜若說慢行多勸幾盃把來醒醉了。將他頭髮剃淨自然難回家去。況且面龐又像女人也。照我們莊裏就是達摩祖師親來也相不出他是個男子。落得永遠快活。且又不擔干紀。豈非一舉兩便。空照道師兄高見。非我可及。到了晚上靜真教女童看守房戶。自己到東院見了赫大卿道正好歡娛。因甚頓生別念。何薄情至此。大卿道非是寡情。止因離家已久。妻孥未免懸望。故此暫別數日。卽來倍侍。豈敢久拋。忘知恩愛。靜真道師弟已允。我怎好勉強。但君不失所期。方爲信人。大卿道這個不須多騙。少

項罷上酒肴。四是一男團團而坐。靜真道：「今夜此酒乃離別之筵。須大家痛醉。空照道：「這個自然當下更番勸酬。直飲至三鼓。把赫大卿灌得爛醉如泥。不省人事。靜真起身。將他中領脫下。空照取出剃刀。把頭髮剃得一莖不存。然後扶至房中去睡。各自分別。就寢。赫大卿一覺直至天明。方纔甦醒。傍邊伴的却是空照。翻轉身來。覺道：「請頭皮在枕上抹道：「連忙把手摸時。却是一個精光葫蘆。吃了一驚。急忙坐起。連叫道：「這怎麼說？」空照驚醒。轉來見他大驚小怪。也坐起來道：「郎君不要着惱。因見你就意要回。我師徒不忍。」

分離又無策可留，因此行這苦計，把你也要扮做尼姑。國個久遠快活，一頭說一頭，卽向在懷中，撒嬌撒痴，淫聲浪語，迷得國赫大卿毫無張主。乃道：『拜承你們好意，只是下手太狠。如今教我怎生見人？』空照道：『待養長了頭髮，見也未遲。』赫大卿無可奈何，只得依他做尼姑打扮，住在菴中。晝夜淫樂，空照靜裏已自不肯放空，又加添兩個女童。

或時做點米食，或時做點熟菜，那壁廂食淫的，肯行，這讓這壁廂負好的，最惜精神，兩柄快斧，不勾劈一塊枯柴，一个疲兵，怎能當四員健將。

燈將滅而復明。緣是燒燭之火漏已盡而猶有。那有罰鐸之時。任教盛漢也消鑄。這個殘生難。

道法

大鄒病已在身。沒人醫治。起初時還三好兩歡。尼姑還認是躲避差役。次后見他久懸床褥。方纔着急。意欲送回家去。却又頭上沒了頭髮。怕他家盤問出來。告到官司。敗壞菴院。住身不牢。若留在此。又恐一差兩悞。這尸首無處出脫。被地方曉得。弄出事來。性命不保。又不致請覓醫人看治。止教香公去說病討藥。猶如燒在石上。那有一些用處。空用空藥。與兩個煎湯。

送藥日夜服侍。指望他還有痊好的日子。誰知病勢轉加。淹淹待斃。空照對靜真。靜真道。妹郎病體萬無生理。此事却怎麼處。靜真想了一想。道。不打緊。如今先教香公去買下幾担石灰。等他走了路。也不要尋外人收拾。我們自己與他穿著衣服。依般尼姑打扮。棺材也不必去買。且將老師父壽衣來盛了。我與你同着香公女童。相幫抬到後園空處。掘個深穴。將石灰傾入埋藏。在內。神不知。鬼不覺。那個曉得。不題。二人商議。且說赫大卿這日。睡在空照房裏。忽地想起家中。眼前並無一個親人。淚如雨下。空照與他拭淚。

安慰道郎君不須煩惱少不得有好的日子替大卿
道我與二卿邂逅相逢指望永遠相好誰想緣分淺
薄中道而別深爲可恨但起手原是與卿相處今有
一句要緊話兒托卿與我周旋萬乞不要違我空照
道郎君如有所囑必不敢違赫大卿將手在袖邊取
出一條鴛鴦絲來如何喚做鴛鴦絲原來這絲半條
是鴛哥綠半條是鵲兒黃兩樣顏色合成所以謂之
鴛鴦絲當下大卿將絲付與空照含泪而言道我自
到此家中分毫不知今將永別可將此絲爲信報知
吾妻教他快來見我一面成水照目空照接絲在手

忙使女童請靜真到廂房內將絳與他看了商議報
信一節靜真道你我出家之人私裁男子已犯明條
况又弄得渣渣欲死他渾家到此怎肯干休必然聲
張起來你我如何收拾空照到底是个嫩貨心中猶
預不忍靜真劈手奪取絳來望着天花板上一丟眼
見得這絳有好幾時不得出世哩空照道你救了這
絳兒教我如何去回復蘇郎靜真道你只說已差齊
公將絳送去了他娘子自不肯來難道問我个遲限
不成空照依言回復了大卿大卿連日一連問了幾
次只認潭家懷恨不來看他心中愈加悽慘嗚嗚而

泣又推了幾日大限已到嗚呼哀哉

地下忽添貪色鬼

人間不見假尼姑

二尼見他氣絕不敢高聲啼哭飲泣而已一面燒起香湯將他身子揩抹乾淨取出的一套新衣穿着停當教起兩個香公將酒飯與他吃飽點起燈燭到後園一株大柏樹傍邊用鐵鍬掘了个大穴傾入石灰然後擡出老尼姑的靈柩放在穴內鋪設好了也不管時日利也不利到房中把屍首翻在一扇板門之上象尼相幫香公扛至後園盛殮在內掩上封蓋將就釘了又傾上好些石灰把泥堆上勻攤與平地一般

並無一毫形迹，可憐赫大卿自清明日纏上了這尼姑，到此三月有餘，斷送了性命。妻孥不能一見，撇下許多家業，埋于荒園之中，深爲可惜。有小詞爲証：

貪花的這一番你走錯了路，千不合，萬不合，不該纏那小尼姑。小尼姑是真色鬼，怕你纏他不過，頭皮兒都搯光了，連性命也嗚呼，埋在寂寞的荒園也。這是貪花的結果。

話分兩頭，且說赫大卿渾家陸氏自從清明那日赫大卿遊春去了，四五日不見回家，只道又在那個娼家留戀，不在心上。已後十來日不回，叫家人各家去

掛問鄉道清明之後從不曾見陸氏心上着忙看看
一月有餘不見踪跡陸氏在家日夜啼哭寫下招子
各處粘貼並無下落合家好不著急那年秋間久雨
赫家房子倒塌甚多因不見了家主無心葺理直至
十一月間方喚幾個匠人修造一日陸氏自走出來
計點工程一眼覷着個匠人腰間繫一條鴛鴦褲兒
依稀認得是丈夫束腰之物吃了一驚連忙喚了環
教那匠人解下來看這匠人教做荆三泥水木作伴
伴精熟有名的三料匠赫家是個頂門主顧故此家
中大小無不認得當下見掌家娘子要看連忙解下

交與丫環丫環又遞與陸氏陸氏接在手中反覆仔細一認分毫不差只因這一條雜兒有分殺

貪淫浪子名重估

徐色尼姑禍忽端

原來當初買這條兒一樣而係夫妻各繫其一今日見了那婆兒人兒不覺淚淚流下泪水即呼弱三問道這雜兒從何處得來的弱三道在城外一個尼姑庵裡拾的陸氏道那庵叫什麼庵尼姑喚甚名弱三道這庵有名的非空庵有東西山院東房叫做空照西房叫做靜真還有幾個不會剃髮的女童陸氏又問那尼姑有多少年紀了弱三道都只初二

十來歲到也有十分顏色。陸氏聽了心中揣度丈夫一定惹着那兩個尼姑，隱在菴中了。我如今多着幾個人將了這條，叫廟三同去，假個証見，滿菴一搜，自然出來的。方纔轉步，忽又想道：「馬知不是我丈夫掉下來的，且莫要枉殺了出家人。」我再問他個備細。陸氏又叫住廟三問道：「你這經幾時拾的？」廟三道：「不上半月。」陸氏又想道：「原來半月之前，丈夫還在菴中，事有可疑。」又問道：「你在何處拾的？」廟三道：「在東院廂房內，天花板上拾的。」也是大山中淋漏了屋，教我丟去，却瓦皮此拾得，不敢動問大娘子。爲何見了此證，只管

盤問陸氏道：「這縣是我大官人的，自從春間出去，一向並無踪跡。今日見了這縣，少不得緣在那里。在那里，如今就要同你去與尼姑討人，尋着大官人回來，照依招子上重重謝你。」廟三聽罷，吃了一驚。那里說起却在我身上要人，便道：「緣便是我拾得，實不知你們大官人事體。」陸氏道：「你在巷中共做幾日工作。」廟三道：「西院共有十來日，至今工錢尚還我不清哩。」陸氏道：「可曾見我大官人？」在他巷裏麼？」廟三道：「這本不敢說，說生活便做了這幾日，任我們穿房入戶，却從不曾見大官人的影兒。」陸氏想道：「若人不在巷中，

雖有此機也。雖憑機左思右算想了一回，乃道：「這機在菴中，必定有因，或者藏于別處也，未可知。」迨後廟三說菴中還少工錢，我如今賞他一兩銀子，教他以討銀為名，不時去打探，不得露出些土角來。那時着在尼姑身上，自然有個下落，即喚過廟三分付如此。如此恁般恁般，先賞你一兩銀子，若得了實信，另有重謝。那匠人先說有一兩銀子，後還還有重謝，滿口應承。任憑差遣。陸氏同利房中將白銀一兩付與廟三，作謝回家。到了次日，廟三推倒便後，慢慢的走到非空菴門口，只見西院的香公坐在門檻上，向着

月色脫開衣服捉虱子。廟三上廟叫聲香公那老兒
擡起頭來認得是廟匠便道連日不見怎麼有工夫
閒走院主正要尋你做些小生活來得湊巧廟匠見
策正合其意便道不知院主要做甚麼香公道說便
恁般說連我也不知同進去問便曉得把衣服束好
一同進來灣彎曲曲直到裏邊淨室中靜真坐在那
裏寫經香公道院主相待留在此靜真把筆放下道
剛要着香公來叫你做生活恰來得正妹留三道不
知院主要做甚麼生活靜真道佛前那張供桌原是
祖傳下來的年深月久漆都剝落了一向要換沒有

個施主前日家錢財發心捨下幾根木子今要照
依東院一般做張佛損選着明日是個吉期便要動
手必得你親手製造那樣没用副手一個也成不得
的工錢索性一併罷廟三道德樣開日往來口中便
說兩隻眼四下照看淨室內空空料沒個所在隱
藏即便轉身一路出來東張西望想道這緣在東院
拾的還該到那邊去打探走出院門別了香公徑到
東院見院門半開半掩把眼張看並不見個人兒輕
輕的推將進去捏手捏脚逐步走入見鎖着的空
房便從門縫中張望並無氣息却走到廚房門首只

聽得裏邊笑聲，便立定了腳，把眼向窓眼中一覷，見兩個女童，攙做一團，頑耍。須臾間，小的跌倒在地，大的便扛起雙足，跨上身去。學男人行事，抹着親嘴，小的便賊大的道：「孔兒也，被人弄大了，還要叫喊。」荆三正看得得意，忽地一個噴嚏，驚得那兩個女童連忙跳起，問道：「那個？」荆三走近前去道：「是我。」院主可在家麼？口中便說：「心內却想着兩個車轆，惹笑不住，格的笑了一聲。」女童覺道：「被他看見臉，都紅了。」道：「荆三，有甚說話？」荆三道：「沒有甚話。」要問院主借工錢用用。女童道：「師父不在家裏，改日來罷。」荆三見回了，不好。

進去只得躡身出院兩個女童把門關上口內罵道
這蠻子好像做賊的聲息不見已到廚下了怎樣可
惡廟三明明聽得未見實跡不好發作一路思想孔
兒教人弄大了這話雖不甚明白却也有些曉得且
到明日再來探聽至次日早上帶着家火徑到西院
將木子量劃尺寸運動斧鋸裁截手中雖做家火一
心察聽赫大卿消息約莫未牌時寂靜真走出觀看
兩下說了一回閒話忽然擡頭見香燈中火滅便教
女童去取火女童去不多時將出一個燈盞火兒放
在桌上便去解繩放那香燈不想繩子放得太緊了

那盞燈望下直灑，事有湊巧，物有偶然，香燈剛落下，來恰好，靜真立在其下，不至不斜，正打在他的頭上，撲的一聲，那盞燈碎做兩片，這油從頭直澆到底，靜真心中大怒，也不顧身上油污，趕上前一把揪住女重頭髮，亂打亂踢，口中罵着：「難精淫婦，媚恨酸人，人昏了，全不照管，污我一身衣服。」潮三搬下手中斧鑿，卽來解勸開了，靜真怒氣未息，一頭走，一頭罵，往裡邊更換衣服去了。那女重打得頭髮散做一背，哀哀而哭，見他進去，口中喃喃的道：「打翻了油，便恁般打罵，你活活弄成了人，該問甚麼罪哩。」潮三聽得這話。

卽作來問正是

皆知語似鉤和線

從頭釣出是非來

原來這女童年紀也在當時初起見蘇大卿與薛真
百般戲弄心中也欲得嘗嘗滋味怎奈薛真情性利
害比空照大不相同。薛妻拈酸吃醋只爲空照是首
事之人姑容了他。漢子到了自己房頭阿圖吃在肚
裏還嫌不勾怎肯放些須空隙與人女重合恐了多
時銜恨在心今日氣怒間一時把真話說出不想正
湊了崩三之趣當下崩三問道他怎麼弄成了人女
童道與東房這些淫婦日夜輪流快活將一個蘇真

生斷送了廟三道如今在那裏女童道東房後園大
柏樹下埋的不是廟三還要問時香公走將出來便
大家住口女童自哭向裡邊去了廟三思量這話與
昨日東院女童的正是暗合眼見得這事有九分了
不到晚只推有事收拾家火一口氣跑至赫家請出
陸氏娘子將上項事一一說知陸氏見說丈夫死了
放聲大哭連夜請親族中商議停當就留廟三在家
宿歇到次早喚集童僕共有二十來人帶了鋤頭鐵
鍬斧頭之類陸氏把孩子教養娘看管乘坐轎子蜂
湧而來那菴離城不過三里之地頃刻就到了陸氏

下了轎子，留一半人在門口，把住其餘的，擔着鋪頭，鐵鉢隨陸氏進去。廟三在前引路，徑來到東院扣門。那時捲門簾，開尼姑們方纔起身。香公聽得扣門，出來開看，見有女客，只道是燒香的，進去報與空照知。道那廟三認得後，因路徑引着衆人，一直望裡邊徑闖。劈面遇着空照，空照見廟三引着女客，便道：「原來是期待詔的宅眷。」上前相迎。廟三陸氏也不答應，將他擠在半邊。衆人一溜烟向園中去了。空照見勢頭勇猛，不知有甚麼緣故，隨脚也趕到園中，見衆人不討別處，徑至大柏樹下，連起鋪頭鐵鉢，柱下亂撲空照。

知事已發覺驚得面如土色連忙覆身進來對着女童道不好了赫郎事發了快些隨我來逃命兩個女童卻也嚇得目睜口呆跟着空照罄身而走方到佛堂前香公來報說菴門口不知爲甚許多人守住不容我出去空照連聲叫苦也且往西院去再處四人飛走到西院敲開院門分付香公閉上倘有人來扣且勿要開赶到裡邊那時靜真還未起身門尚閉着空照一片聲亂打靜真聽得空照聲音急忙起來穿着衣服走出問道師弟爲甚這般忙亂空照道赫郎事體不知那個漏了消息謝木匠這天殺的同了許

多人徑趕進後園。如今在那裡發瘋了。我欲要逃走。
香公說門前已有人把守。出去不得。特來與你商議。
靜真見說。吃這一驚。却也不小。說道。廟匠昨日也在
這裡做生活。如何今日便引人來。却又知得恁般詳
細。必定是我菴中有人走漏消息。這奴才方纔去報
新聞。不然何由曉得我們的隱事。那女童道。廟匠有心。
懊悔昨日失言。好生驚惶。東院女童道。廟匠有心。想
非一日了。前日便悄悄直到我家厨下來打聽消息。
被我們發作出門。但不知那個泄漏的。空照道。這事
且慢理論。只是如今却怎麼處。靜真道。更無別法。只

有一個走字、空照道、門前有人把守、靜真道且看後門、先教香公打探、回說並無一人、空照大喜、一面教香公把外邊門戶一路關鎖、自己到房中取了些銀兩、其餘盡皆棄下、連香公共是七人、一齊出了後門、也把鎖兒鎖了、空照道、如今走到那里去躲好靜真道、大路上走必然被人遇見、須從僻路而去、往極樂菴暫避、此處人烟稀少、無人知覺了、遂與你我情分又好、料不推辭、待事平定、再作區處、空照連聲道是、不管地上高低、望着小徑、落荒而走、投極樂菴躲避、不在話下、且說陸氏同廟三衆人在柏樹下一齊着

力、鋤開面上土泥、露出石灰、都道是了、那石灰經了水、并做一塊、急切不能得碎、弄了大一回、方纔看見材蓋、陸氏便放聲啼哭、衆人用鐵鍬望去兩邊石灰、那材蓋却不能開、外邊把門的等得心焦、都奔進來、觀看正見弄得不了、不當、一齊上前相幫、搗將下去、把官木弄得提起斧頭、砍開棺蓋、打開看時、不是男子、却是一個尼姑、衆人見了、都慌做一堆、也不去細認、俱面面相覷、急把材蓋掩好、說話的我且問你、赫大卿、成、未、周、年、雖、然、沒、有、頭、髮、夫、妻、之、間、難、道、就、認、不、出、了、看、官、有、所、不、知、那、赫、大、卿、初、出、門、時、紅、紅、白、

自是個俊俏子弟，在巷中得了怯症，久臥床褥，成時只剩得一把枯骨，就是引鏡自照，也認不出當初本身了。況且驟然見了個光頭，怎的不認做尼姑？當下陸氏到埋怨廟三起來道：特地教你採聽，怎麼不問個的確，却來虛報？如今弄這把戲，如何是好？廟三道：昨日小尼明明說的，如何是虛報？衆人道：見個是個尼姑了，還強辯到那里去？廟三道：莫不搖錯了，再在那邊墜下去看。內中有個老年親戚道：不可，不可！往上說，聞得見屍者，斬。況發掘墳墓，也該是個斬罪。且個我們已先犯着了，倘再掘起一個尼姑，到去頂兩

個斬罪不成。不如快去告官。拘昨日說的小尼來問。
方纔扯個兩平。若被尼姑先告。到是老大利害。衆人
齊聲道是。急忙引着陸氏就走。連鋤頭家伙到寨下
了。從裡邊直至港門口。並無一個尼姑。那老者又道。
不好了。這些尼姑。不是去叫地方。一定先去告狀了。
快走快走。嚇得衆人一個個心下慌張。巴不能脫離
了此處。教陸氏上了轎子。飛也似亂跑。望新淦縣前
來稟官。進得城時。親戚們就聚去了一半。正是話分
兩頭。却說陸氏帶來人。寨內有個雇工人。叫做毛澄。
度只道寨中還有甚麼東西。因在一邊。讓衆人去後。揭

開村蓋，掀起衣服，上下一個更無別物，也是教合當
然不知怎地一扯，那褲子直褪下來，露出那件話兒。
毛潑皮看了，笑道：「原來不是尼姑，却是和尚。依舊將
村蓋好走出來，四處張望，見沒有人，就走到一個房
裡，正是空照的淨室，只揀細軟取了幾件，揣在懷裡，
離了非空庵，急急跑到縣前，正值知縣相公在外拜
客，陸氏同衆人在那里伺候。毛潑皮上前道：「不要着
忙，我放不下，又轉去相看，雖不是大官人，却也不是
尼姑，到是個和尚。衆人都歡喜道：「如此還好，只不知
這和尚，是其寺裏，却被那尼姑謀成。你道天下有恁

般巧事。正說間。傍邊走出一個老和尚來。問道有甚
和尚謀賊。在那個尼姑庵裡。怎麼一個模樣。衆人道
是城外非空菴東院。一個長長的黃瘦小和尚。像灰
不多時。哩。老和尚見說。便道如此說來。一定是我的
徒弟了。衆人問道。你徒弟如何却在那里。老和尚
道。老僧是萬法寺住持。覺圓有個徒弟。叫做去非。今
年二十六歲。專一不學長俊。老僧管他不下。自今八
月間。出去至今不見回來。他的父母又極護短。不說
兒子不學好。反告小僧謀賊。今日在此候審。若得成
的。果然。是他。也出脫了。老僧毛發皮道。老師父。你若

肯請我引你看如何。老和尚道：「若得如此，可知好麼？」正待走動，只見一個老兒同着一個婆子趕上來，把老和尚接連兩個把掌罵道：「你這賊禿，把我兒子謀成在那里？」老和尚道：「不要嚷，你兒子如今有着落了。」那老兒道：「如今在那里？」老和尚道：「你兒子與非空菴尼姑串好，不知怎樣成了，埋在他後園，指着毛澄皮道：『這位便是。』」見扯着他便走。那老兒同婆子一齊跟來，直到非空菴，那時菴傍人家盡皆曉得。若老若幼俱來觀看。毛澄皮引着老和尚直至裏邊，只見一間房裏有人叫喚。毛澄皮推門進去，看時却是一

個將成，的老尼姑睡在床上，叫喊肚裏餓了，如何不將飯來我吃。毛澄皮也不管他，依舊把門樓上。同老和尚到後園栢樹下，扯開村籃，那婆子同老兒挨磨。老眼仔細認看，依稀有些相像，便放聲大哭。看的人都攙做一堆，問起根由。毛澄皮指手劃腳，說那事。老和尚見他認了，只要出脫自己，不管真假，一把扯道：去，去，你兒子有了，快去稟官拿尼姑去審問明白。再哭未遲。那老兒只得住了，把村蓋好，離了非空巷，飛奔進城，到縣前時，恰好知縣和公方回，那拘老和尚的差人，不見了原被告，四處尋覓，奔了个滿園。

汗赫家衆人見毛潑皮老和尚到了，都來問道，可真是你徒弟麼？老和尚道：「千真萬真。」衆人道：「既如此，并做一事進去。」衆罷差人帶一千人，齊到裡邊跪下。到先是赫家人上去稟說，家主不見緣由，并見廟匠絲絲及菴中小尼所說開棺，却是和尚屍首。前後事一一細稟，然後老和尚上前稟說，是他徒弟。三月前，葛然出去，不想成在尼姑菴裏，被伊父母訐告，今日已見明白。與小僧無干，望乞超豁。知縣相公問那老兒道：「果是你的兒子麼？」不要錯下。老兒稟道：「正是小人的兒子，怎麼得錯？」知縣相公即差四個公差到菴中。

拿尼姑赴審。差人領了言語，飛也似赶到巷裡，只見看的人便擁進擁出，那見尼姑的影兒，直尋到一間房裡，單單一個老尼在床將臥，快了內中有一個道成者，縣在西院，急到西院門口，見門閉着，敲了一回，無人答應。公差心中焦躁，俱從後園牆上爬將過去，見前后門戶盡皆落鎖，一路打開搜看，並不見個人跡。差人各溜過幾件細軟東西，到拿地方同去回官。知縣相公在堂等候，差人稟道：「非空菴尼姑都逃，縣不知去向，拿地方在此回話。」知縣問地方道：「你可曉得尼姑縣在何處地方道？」這個小人們那里曉得，如縣

喝道：「兀那在地方上偷養和尚謀害人命，這等不法勾當，都隱匿不報。如今事露却又要藏容躲過，假推不知。既如此，要地方何用？」吩咐教拿下去打。地方再三苦告，方纔得限在三日內准要一千人犯召保在外聽候。接到審問，又發兩張封皮將巷門封鎖，不題。且說空照靜真同着女童香公來到極樂庵中。那巷門緊緊閉着，敲了一大回，方纔香公開門出來。衆人不管三七二十一，一齊進入。流水叫香公把門閉上。巷主了緣早已在門傍相迎，見他們一窩子都來，且是惶惶張張，料想有甚事故，請到佛堂中坐下一百教。

香公去點茶，遂開言問其來意。靜與扯在午邊將上
項事細說一遍。要借菴中躲避，了緣。聽罷，老大吃驚，
沉吟了一日。方道：二位師兄有難來投，本當相留。但
此事非同小可。在遠處逃避，或可避禍。我這里端坐
室淺，耳目又近，倘被人知覺，其說師兄走不脫。只怕
連我也涉在渾水內。如何躲得？你道了緣，因何不肯
起來？他也是個廣闊方便門的善知識，正勾搭萬法
寺小和尚去，非做了光頭夫妻，藏在寺中三個月。月
雖然也扮作尼姑，常恐露出事來。故此門戶十分緊
急。今日靜與也爲那椿事，敗露來躲避，恐怕被人疑

着，豈不連他的事也出醜？因這上不肯相留，空照牌
徒見了緣推托，都面面相覷，沒做理會。到底，薛真有
些賊智，曉得了緣平昔貪財，便去袖中摸出銀子，揀
上二三兩，遞與了緣。道：「師兄之言，雖是有理，但事起
倉卒，不會算得個去路。急切投奔何處？望師兄念同
日情分，暫容躲避兩三日，待勢頭稍緩，然後再往別
處。」這些少銀兩，送與師兄，爲盤纏之川。果然了緣見
着銀子，就忘了利害。乃道：「若只住兩三日，便不妨得。
如何？要師兄銀子，靜真道在此，覺擾已是不當，豈可
又費師兄了緣假意謙讓一回，把銀子送引入裡邊。」

去歲梁且從小和尚去非開得香公說是非空菴師
徒五衆且又生得標致走出來觀看兩下却好打
個照面各打了問訊靜真仔細一看却不認得問了
緣道此間師兄上院何處怎麼不曾相會了緣扯個
說道這是近日新出家的師弟故此師兄還認不得
那小和尚見靜真師徒姿色勝似了緣心下好不歡
喜想道我好造化那里說起天賜這幾個妙人到此
少不得都刮上他輪流兒取樂快活當下了緣備辦
些素齋款待靜真真空照心中有事耳熱眼跳坐立不
安那里吃得下飲食到了申牌時分向了緣道不知

菴中事體若何。欲要央你們香公去打聽個消息。方
好計較長策。了緣。卽教香公前去。那香公是個老實
頭。不知利害。一徑奔到非空菴前。東張西望。那時地
方人等正領着知縣鈞直封鎖菴門。也不管老尼貞
活反鎖在內。兩條封皮交叉封好。方待轉身。見那老
兒探頭探腦。慌來慌去。情知是個細作。齊上前喝道。
官府正要拿你。來得恰好。一個拿起索子。向頸上便
套。嚇得香公身酥脚軟。連聲道。他們借我菴中躲避
災來打聽。的其實不于我事。衆人道。原曉得你是打
聽的。快說是那個菴裡。香公道。是極樂菴裡。衆人得

了。實信又教幾個幫手押着香公齊到極樂庵將前後門把好。然後叩門。裡邊曉得是香公回了。了緣急出來開門。衆人一擁而入。迎頭就把了緣拿住。押進裏面搜捉。不曾走了一個。那小和尚着了慌。躲在牀底下。也被搜出了。緣向衆人道。他們不遺惜我庵中暫避。其實做的事體。與我分毫無干。情願送些酒錢與列位。怎地做個方便。饒了我。庵裡罷衆人道。這使不得。知縣和公好不利害哩。倘然問在何處拿的。教我們怎生回答。有干無干。我們總是不知你自到庵裡去分辨了。緣道這也容易。但我的徒弟乃新出家。

的這個可以免得望列位做個人情衆人貪着銀子却也肯了內中又有個道成不得既是與他没相干何消這等着忙直躲入牀底下去一定也有些曉曉我們休擔這樣干紀衆人齊聲道是都把索子扣了連男帶女共是十人好像端午的粽子做一串兒牽出菴門將門封鎖好了解入新淦縣來一路上了緣埋怨靜真連累靜真半字不敢回荅正是

老龜蒸不爛

移禍於空桑

此時天色傍晚知縣已是退衙地方人又帶回家去宿歇了緣悄悄與小和尚說道明日到堂上你只說

做新出家的徒弟。切莫要多講待我去分說。料然無事。到次日知縣早衙地方解進去稟道。非空菴尼姑。俱躲在極樂菴中。今已緝獲。連極樂菴尼姑通拿在此。知縣教晚在月臺東首。卽差人喚集老和尚赫大卿家人。荆三并小和尚父母來審。那消片刻俱已與到令晚在月臺西首。小和尚偷眼看見驚異道。怎到我師父也。涉在他們訟中。連爹媽都在此。一發好怪。心下雖然暗想。却不敢叫喚。又恐師父認出。到把頭兒別轉伏在地上。那老兒同婆子也不管官府在上。指着尼姑帶哭帶罵道。沒廉恥的狗淫婦。如何把我

兒子謙成好好還我活的便罷小和尚聽得老兒與
靜真討人愈加恠異想道我好端端活在此那里說
起却與他們索命靜真空照還認是結大鄉的父母
那敢用聲知縣見那老兒喧嚷呵喝住了喚空照靜
真上前問道你既已出家如何不守戒律偷養和尚
却又將他謀成從實招來免受刑罰靜真空照自己
罪犯已重心慌膽怯那五臟六腑猶如一團亂麻沒
有個頭緒這時見知縣不問赫大鄉的事情却問什
麼和尚之事一發摸不着個頭路靜真那張嘴頭子
平時極是能言快語到這回恰如生膝護牢魚膠粘

住持不出一个字兒。知縣連問四五次。剛剛掙出一句道：小尼並不會謀。感那倒和尚。知縣喝道：見今謀成了萬法寺和尚去非。埋在後園。還敢抵賴。快夾起來。兩邊皂隸答應如雷。向前動手。了緣見知縣把尸首認做去非。追究下落。打首。他心頭之事。老大驚駭。身子不搖。自動想道：這是那里說起。他們乃緣。豎生的尸首。却到不問及。幸也。我身上的事。來真也。奇怪。心中沒想一頭處。將眼偷看小和尚。小和尚已知父母錯認了。也看着了緣。面面相覷。且說靜真空照俱是嬌滴滴的身子。嫩生生的皮肉。如何經得這般刑。

司夾棍剛剛套上，便暈迷了去，叫道：「爺爺不消用刑。」容小尼從實招認，知縣止住左右，聽他供招。二尼見口齊聲說道：「爺爺後園埋的，不是和尚，乃是赫監生的尸首。」赫家人聞說，原是家主尸首，同廟三俱跪上去，聽其情狀。知縣道：「既是赫監生，如何却是光頭？」二尼乃將赫大卿到寺遊玩，勾搭成奸，及設計剃髮，扮作尼姑，病疾埋葬前後之事，細細招出。知縣見所言與赫家昨日說話相合，已知是個真情。又問道：「赫監生事已實了，那和尚還藏在何處？」一發招來。二尼哭道：「這個其實不知，就打成，也不敢虛認。」知縣又喚女

重香公遂一細問其說相同知得小和尚這事與他無干又與了緣并小和尚上去問道你藏匿靜真空照等在菴一定與他是同謀的了也夾起來了緣此時見靜真等供招明白小和尚之事已不牽纏在內腸子寬了從從容容的稟道爺爺不必加刑容小尼細說靜真等昨到小尼菴中假說被人禁誑權住一兩日故此誤留其他奸情之事委實分毫不知又指着小和尚道這徒弟乃新出家的與靜真等一發從不相認況此等無恥勾當敗壞佛門體面即使未曾發覺小尼若稍知聲息亦當出首豈肯事露之後還

敢藏匿望爺爺請情起訴知縣見他該得有理笑道
話到講得好只莫要心不應口遂令跪過一邊喝叫
皂隸將空照靜真各責五十東房女童各責三十兩
個香公各打二十都打得皮開肉綻鮮血淋漓打罷
知縣舉筆定罪靜真空照設計恣淫傷人性命依律
擬斬東房二女童減等杖八十官賣兩個香公知情
不舉俱問杖罪非空菴藏奸之數折毀人官了緣師
徒雖不知情但隱匿奸黨杖罪納贖西房女童判令
歸俗赦大卿自作之孽已成勿論尸棺着令家屬領
歸埋葬判畢各令肅供那老兒見尸首已不是他兒

子想起昨日這場啼哭，好生發越，愈加忿恨，跪上去稟知縣，依舊與老和尚要人。老和尚又說徒弟偷盜寺中東西，藏匿在家，反來圖賴，兩下爭執，連知縣也委決不下意，爲老和尚謀成，却不見形跡，難以入罪，將爲果躲在家。這老兒怎敢又與他討人，想了一回，乃道：你兒子生成沒個實據，怎好問得？且押出去細訪個的確，證見來回話。當下空照靜真兩個女童都下獄中，了緣小和尚并兩個香公押出召保。老和尚與那老兒夫妻原差押着訪問去，非下落其餘人犯俱釋放寧家。大凡衙門有個東進西出的規矩，這時

三千人俱從西邊井井下走出去。那了緣因與過了知縣，不會出醜。與小和尚兩下暗地歡喜。小和尚還恐有人認得，把頭直低向胸前，落在衆人背後。也是合當敗露，剛出西腳門，那老兒又揪住老和尚罵道：「老賊禿謀，灰了我兒子，却又把別人的尸首來哄我麼？」夾嘴連腮，只管亂打老和尚，正打得連聲叫屈，沒處躲避，不想有十數個徒弟，徒弟們在那里看出官見。師父被打，齊趕向前，推翻了那老兒。揮拳便打小和尚。見父親喫虧，心中着急，正忘了自己是個假尼姑。竟上前勸道：「列位師兄，不要動手。衆和尚舉眼觀，」

看却便是去非。卽忙放了那老兒一把。扯住小和尚，
叫道：師父好了去非在此。押保差人還不知就裡。乃
道：這尼姑裝做尼姑，押出片召保的。你們休錯認
了。衆和尚道：哦。元來他假扮尼姑。在極樂裡快活。却
害師父受累。衆人力纔明白。是箇和尚。一齊都笑起
來。傍邊只急得了緣。叫苦連聲。面皮青紫。老和尚分
開衆人。揪過來。一連四五個耳聒子。罵道：天殺的奴
狗。你便快活。害得我好苦。且去見老爺來。拖着便走。
那老兒見兒子已在。又做了假尼姑。料道判官必然
責罰。問着老和尚連連叩頭道：老師父是我無理得。

罪了情願下情陪禮乞念師徒分上饒了我孩兒莫
見官罷老和尚因受了他許多茶毒那里肯聽扭着
小和尚直至堂上差人押着了該也隨進來知縣看
見問道那老和尚為何又結扭是姑進來老和尚道
爺爺這不是真尼姑就是小的徒弟去非假扮的知
縣聞言也忍笑不住道如何有此異事喝教小和尚
從實供來去非自知隱瞞不過只得一一招承知縣
錄了口詞將僧尼各責四十去并依律問徒了深官
實為奴極樂庵亦行折毀老和尚并那老兒無罪釋
放又討連具枷枷了各拏半邊黑臉滿城迎遊示衆

那老兒父子因兒子做了這不法勾當啞口無言惟有滿面鼻涕眼淚扶著牆頭走出衙門那時鬧動了滿城男女扶老挈幼俱來觀看有好事的作個歌兒道

可憐老和尚不見了小和尚原來女和尚私裝了男和尚分明雄和尚錯認了雌和尚爲個假和尚帶累了真和尚經過城和尚又明白了活和尚滿堂只叫打和尚滿街爭看迎和尚只爲貪那陣信中硬咽爛一個莽和尚弄壞了菴院裏嬌滴滴許多騷和尚

且說薛家大舅廟三急奔到家裏。如二弟陸氏聞言險些哭死。連夜備辦衣衾棺槨。稟明知縣。開了菴門。親自到菴。重新入殮。迎到祖塋。擇日安葬。那時菴中老尼已是餓死在床。地方報官。盛殮。自不必說。這陸氏因丈夫生前不肯學好。好色身亡。把孩子嚴加教誨。後來明經出仕。官爲別駕之職。有詩爲證。

野草閒花恣意貪

化爲蜂蝶死猶甘

名菴井入楚仙夢

是色非空作笑談